

新闻与传播学博士文丛

流言：阴影 中的社会传播

蔡 静 著

蔡 静 著

流言： 阴影中的社会传播

“流言”一词，本是中性的，指没有根据的、不真实的话。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和阳党政党报媒体对“流言”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其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在政治和阳党政党报媒体上，“流言”一词常常被赋予负面色彩，即小道消息、传言惑众等。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请客不送客”的要求，一度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一条重要准则。然而，记者，免得有李敖说，要还原历史也得“流言”。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史记》就是如此大惊小怪地写出来的。当然，新闻传播的另一方面，需要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对流言负责到底。新闻传播者，应该以改革的姿态，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流言”，去还原历史，去还原真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流言：阴影中的社会传播 / 蔡静著. —北京：中国广播
电视出版社，2008.7

(新闻与传播学博士文丛)

ISBN 978-7-5043-5619-2

I. 流… II. 蔡… III. 谣言—传播—研究 IV. C912.63
G2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1071 号

流言：阴影中的社会传播

蔡 静 著

责任编辑 沈楚瑾 李晓霖

封面设计 郭运娟

责任校对 谭 霞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电 话 010 - 86093580 010 -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 crtpp. com. cn

电子信箱 crtpp@ sina. 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52(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43-5619-2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中国流言研究的成功之作

童 兵

当蔡静的博士论文即将付印并嘱我为这本新作写几个字的时候，正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生效（自2008年5月1日起）。将流言研究同信息公开放在一起思考，倒颇有几分情趣，也确实值得认认真真地思索一番。

坊间有言曰：“大道不通小道通。”新闻媒介由于政治不透明而无法满足民众的知情需求，这也不能刊登，那也不许发表，是谓“大道不通”。于是乎，小道消息满天飞，传言流言四起。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在一个民主不开放的社会里，小道消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几年，实实在在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建设阳光政府和阳光执政党，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让政府生活在玻璃罩之下。党的十三大强调的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试想，如果我们执政党果真能够做到这一条，而且做得很出色，那小道消息还会有市场吗？所以，2003年“非典”在全国蔓延时，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于是一些学人又大声疾呼：谣言止于公开，谣言止于智者。

然而，止于公开，止于智者，也得有个过程，调适和改革也需要时间。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广的疆域，这么重的历史欠债，实施如此大幅度的社会转型，政府和民众都需要决心、耐心和韧劲。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需要深入地观察和探讨流言本身形成的条件、土壤和发生的机制。只有对流言发生的原因有了深入的了解和全面的把握，方能对症下药，科学地面对，有效地防范，及时地化解。蔡静的博士论文，从这方面先他人而啃了这块硬骨头，初步弄懂了其中的一些规律。当年选定这个题目作博士论文，并且顺利通过开题报告，我们师生都认为选了一个好课



题，“找到一个富矿”。

今天，当蔡静公开出版这篇博士论文的时候，理所当然地首先要请各位读者来评点：这个“富矿”挖掘得怎么样？作为论文的指导者和本书的第一读者，不妨抛砖引玉，先讲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流言研究起步较晚，在蔡文之前，严格说流言研究还没有破题，基本上处于译介海外学人研究成果阶段。在西方，流言研究自 20 世纪中叶对战时流言传播的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开始，就成为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及至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的共同关注对象。自 1947 年奥尔波特（Allport）和波斯特曼（Postman）针对流言控制的奠基之作以来，以罗斯诺（Rosnow）、心理学家希布塔尼（Shibutani）等为代表的不同时期的学者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研究。他们不仅对流言的认知过程进行了诸多探讨，还将其研究成果更多地和信息在社会中的功能研究相联系，比如对股票市场中流言作用的研究，对“办公室流言”的控制等。流言研究因为容纳了众多学科的视角，显得格外丰富起来。

中国的流言研究，需要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基础性研究，同时还要针对中国的现实，特别是转型期的传播机制问题，探讨社会心理的疏导以及流言同社会舆论的关联等许多新的问题。

在这样的现实下，作者选择流言作为研究课题，不仅需要进行大量的文献工作，还要以一定的理论勇气，提出科学的框架结构，并进行本土化分析。从论文看，作者大致上完成了这些基础性工作。她较为全面地梳理和分析了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流言研究的成果，并从传播学的视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这篇论文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建立了较为严整而有新意的流言传播的研究框架，这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是有创新意义的工作。二是在经纬交织的论证空间中，作者在其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拓展性研究。论文以流言的产生、传播和消失为经线，以流言的信息和意见双重属性为纬线，描绘了流言在社会传播过程中的全貌。三是论文始终把本土化关注作为研究指向。美国的流言研究侧重于个体心理，法国的流言研究对意识结构和文化研究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日本的流言研究出于对地震的关注，更侧重于危机时刻的信息传递研究，而中国的流言研究，作者强调最应该关注的是社会的转型现实和当今的媒介格局。

在一个结构性的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和一个动态性的社会信息传播过程中，流言占据着重要位置，对它的研究，能见微知著，反映社会心态变动，揭示社会舆论消长，在社会危机发生前后更具有特殊的舆论作用。流言贯穿于从个体、群体到组织、社会等多个传播领域，涉及信任、说服、态度改变、社会网络等传播学、社会

学、社会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流言研究具有多重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从现代社会的转型看，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整合的实现都对科学控制流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流言研究还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流言研究的初涉者蔡静来说，任重而道远。

蔡静在三年博士学习生活中，积极扩展自身的知识结构，问道于诸多师长，还利用参与国际和国内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收集尽可能丰富的素材和文献，这才能写出论据充裕、论点有据的论文。这种学术研究的热情和钻劲，希望能贯穿于一生。学问之道，存乎长远，作为青年学者，博士论文的出版是一件幸事，但也只是学术生涯的一小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期待作者能在学术路上走得更远，更好。

2008年5月



自序

在希腊神话里，“流言”的一个典型形象是“抓不住的普罗秋斯”，他是最善于变形的神，是水的化身之一，每当人们试图拉住他的衣角时，他就变成了另一种形状，于是，永远无法断定“真的抓住他了”。而流言的另一个形象，是宙斯的信使，在绘画中他的翅膀常被束缚，因为他的速度太快了。

在东方的寓言里，流言的对应物是“风”。“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是揣测，“捕风捉影”是探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是对流言的信任和担忧。

在笔者看来，流言更像漂浮在社会系统中的幽灵，是存在于阴影中的力量。它从不公开宣扬，直陈主张，而是隐形的耳语和匿名的评价。它因为信息环境的阴暗难明而产生，又和人内心的期待、欲望和恐惧紧密相连。在畅通的信息空间中，它可以化为无形，但只要有一片阴云，它就会在群体之中显现出来，而这时，它拥有的力量，甚至能引发社会的动荡。而当疑惑解除时，它又重新隐形，人们会忘记，“真的说过么？”“谁在说？”

流言难以捉摸，但在社会传播的各个领域中又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因为它的根源在于人类的交往本性和好奇本能，在于信息传播的自由和控制之中。

流言的神秘和力量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的目光，西方的《伊索寓言》，中国的《楚辞》中就记录着人们对流言效果最初的感慨，民间谣谚对中国古代统治者的意义更是与众不同。^①而现代意义上的“Rumor Research”，通译流言研究，则兴起于20世纪中叶，主要得益于社会科学的兴起，尤其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的建立和研究手段的进步，^②同时也和战时流言哄传的历史现实有着紧密关联。

① 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三联书店，2002年，第59~60页。

② “Rumor research revisited and expanded”，Susan Coppess Pendleton，*Language & Communication*，18（1998），pp. 69~86。

流言作为社会传播领域中一种具有隐蔽性的现象，吸引了多种学科的共同关注。社会学界着重看其与个体、群体间的关联；社会心理学注意力的核心是流言传播中的“动机、认知、记忆、意象”；^①另外，历史学的近期研究更将流言称为“来自历史，影响历史，更阐释历史”；^②在阐释学框架和文化研究领域中，则将“权力”话语作为重要的纬度，在这方面，巴黎流言研究基金会的创办者卡普费雷（Kapferer）更进一步指出：“正如流言天然地具有社会性和心理性一样，它也具有政治性。”^③自1947年奥尔波特（Allport）和波斯特曼（Postman）针对流言控制的奠基之作以来，^④以罗斯诺（Rosnow）、卡普费雷、希布塔尼（Shibutani）为代表的学者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研究，除对流言的概念进行界定（Rumor or Gossip）^⑤外，还对流言的传播过程，主要是认知过程进行了诸多探讨，提出了一些模型（mode or pattern）。^⑥而且，随着信息在社会中的功能性愈发明显，经济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也开始研究诸如股票市场中的流言，^⑦如何控制公司中的“办公室流言”^⑧等方面的问题。流言研究因为容纳了众多学科和视角，显得格外丰富起来。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中，信息传播形态发生巨大变迁，社会心理期望和不安交织，社会矛盾突出，正是流言传播的敏感时期。但中国目前流言研究的现状是以翻

① “A Psychology of Rumor”，Robert H. Knapp,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8. No 1 (spring, 1944), PP. 22-37.

② [德]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著，顾牧译，《谣言女神》，中信出版社，2004年，封面。

③ [法]卡普费雷著，郑若翰、边芹译，郑永慧校，《谣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页。

④ 在该书之前，有一篇论文，“A Psychology of Rumor”，Robert H Knapp,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8. No 1 (spring, 1944), PP. 22-37. 另外，1938年关于“火星人入侵”的研究并未将对象聚焦于流言。

⑤ Rosnow and Gorgordin, 1985 转引自“Rumor Research Revisited and Expanded”，Susan Coppess Pendleton,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18 (1998), p. 70。

⑥ P. Bordia, R. L. Rosnow, “Rumor Rest Stops on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A Naturalistic Study of Transmission Patterns in a Computer-mediated Rumor Chai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5 (1998), pp. 163-179。

⑦ F. W. Koenig, *Rumor in the Marketplace: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mmercial Hearsay*, Auburn House Publishing Company, Dover, MA, 1985。

⑧ N. DiFonzo, P. Bordia, “How Top PR Professionals Handle Hearsay: Corporate Rumors, Their Effects, and Strategies to Manage Them”,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6 (2000), pp. 173-190。



译国外 20 世纪 70 年代乃至 40 年代的零散研究著作为主，不仅流派纷呈，而且其各自的逻辑和对象都差异较大。

因此，笔者通过研读国内外从流言的早期研究到最近一两年的研究成果，希望在对国内外不同流派的流言研究成果进行整体的梳理和比较后，为流言研究描绘出较为清晰的轮廓，从而全面整合现有的流言理论，建立起较为系统的流言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以此为起步，找出适应历史现实和流言传播规律的控制和疏导方式。

根据这个思路，本书分为六个章节。

第一章是对流言的基本认知，对流言的经典定义进行更新和修正，并介绍其具体类型。第二章和第三章集中阐明了流言的产生机制和传播过程，并证明流言不仅是信息空白的补充，还是群体在信息缺乏的状况下进行集体磋商的结果，因此，它具有信息分享和意见表达的双重属性。

从流言的双重属性出发，第四章从信息层面分析了流言信息和大众媒介信息间的互相渗透和相互竞争的关系。

第五章则从流言作为非正式的意见表达方式入手，分析流言在舆论形成和变动中的能动功能。

第六章讨论的是流言的消失和控制。将流言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传播过程，这涉及的是流言的最后阶段——消失和休眠。而流言的控制，最根本的是信息环境的畅通，并要根据流言的多样类型来决定不同的策略。

最后，将把目光投向现实，探讨流言研究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意义。

本书以流言的产生、传播和消失为经线，以流言作为信息和意见的双重属性为纬线，描绘了流言作为社会传播过程的完整面貌，并探讨了其控制方式。作为流言研究在传播学语境中一次整合的尝试和流言的中国研究的一小步，本书将是一个长期研究的开始。

谨以为序。

目 录

序：中国流言研究的成功之作	童 兵
自 序	4
第一章 流言的认知：变形中的信息	1
第一节 流言的界定：经典定义及其修正	3
第二节 流言的类型：多样标准与特殊类型	12
第二章 流言的产生：多重视角的整合	19
第一节 功能主义视角：流言的产生公式及其补充	20
第二节 精神分析视角：流言与集体无意识	25
第三节 认知与记忆：流言产生的个体心理要素	30
第三章 流言的传播：双重属性的交流	36
第一节 流言内容变形：信息背后的意见指向	37
第二节 流言传播渠道：人际传播中的双向互动	44
第三节 流言的中转：信息推动和意见交流	49
第四章 流言与大众媒介：信息竞争与渗透	55
第一节 知情的延伸：流言传播与大众媒介间的信息竞争	56
第二节 渠道的跨越：流言传播与大众媒介间的信息渗透	63
第五章 流言与舆论：大多数是否沉默？	70
第一节 “沉默的螺旋”：舆论形成中的媒介强势	71
第二节 流言：“螺旋”之外的声音	76
第三节 流言与舆论的互动：被挑战的“螺旋”	82



第六章 流言的消失与控制	89
第一节 流言的消失与休眠	91
第二节 流言的控制：多层次抉择与制度安排	92
结语 流言研究对转型中国的特殊意义	102
 主要参考文献	112
附录：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书及论文评阅意见	122
后记	126

第一章

流言的认知：变形中的信息

“大地的中间，土地、海洋和天空之间，有一个地方，与这三个世界都相邻。所有发生的事，不管在哪儿，离得多远，都能在那里听到；任何声响都逃不过它的耳朵。流言女神就住在这里；选择最高的位置当宝座，她给房子开了上千个入口和无数个窗，不用闩门插住门；日日夜夜，门都开着，整栋房子用叮当作响的铜铸成，角角落落都在发声，重复着听到的故事。”

—— [古罗马] 奥维德《变形记》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 [唐] 白居易《七律》

流言，从神话时代起，就是历史的双生儿，在人类最早的记忆中留下了印迹。古希腊人将谣言女神的祭坛修在雅典城的中心广场上，而罗马帝国奥古斯都大帝时代，诗人将女神的形态记载在诗篇中。奥维德的《变形记》中，描绘了“谣言女神的家”^①，那是个匿名的人格神，稳坐于高处，对世界似乎无所不知，而在窃窃私语中，人们自身就是女神的奴仆。流言的威力同样在东方显现。篡位夺权的流言，引发了周成王和召公的疑忌，让孔子尊称为“古之圣贤”的周公，

^① [德] 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著，顾牧译，《谣言女神》，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也避居东国，不问政事。若非后来遇到三叔、武庚之乱，恐怕周公也只能老于东国。^①

在以口头传播为主要民间传播方式的时代，由于渠道的限制，信息的交流总是伴随着大量的推测和延迟的或者无法接触的证据，这使“事实”与“流言”的界限十分模糊。而由于流言在传播中积累了民众的不安、恐惧和期望，在历次社会运动中，流言的“火种”作用更是凸现。巴士底狱门前的骚动和由此引发的流言引爆了法国大革命的流血时代；东汉末年，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传唱中，黄巾起义揭开了三国的序幕。基于此，东西的统治者都把流言作为查探民情的窗口。《汉书·艺文志》中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而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培根在《老人的智慧》一书中也明确建言：“煽动性的流言和骂人的话像手足般形影不离……所以每个统治者都要小心谨慎地对待流言，就像完成自己的计划时那样。”^②

在无法核查的个人观点和传奇事件占据社会传播舞台的几个世纪之后，以具有普遍意义的核查条件为依据的科学精神进入了信息的领域。由于信息的重要性的提升，“负责的传播者”的概念进入大众社会，并和媒介工具的演变一起，激起了应对流言传播的极强的乐观主义精神。1918年，C. W. 奥曼教授因为得意于电报的普及而在英国皇家历史协会宣称：“电报问世以来，面对人所共知的公开事件，平时的流言已不可能再存在下去。这是因为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发现是否发生了这一事件。”^③可惜，仅在这一断言的几年后，席卷英伦的银行破产流言就导致了真实的破产案。

如今，电报的普及已超越百年，传播功能更为强大的广播电台、电视、卫星设备乃至标志着“信息时代”的因特网已经越来越紧密和及时地把人们联系在了一起，可流言——这个从孔子和荷马的时代就与人类相伴随的耳语者——依然如空气般徘徊在周围。它是喧哗的选举中声音最大的无名者，是瞬息万变的股票市场上刺激神经的那根针，是海啸到来时最先获救的匿名的知情人，而在战场上，它又化装成踪影全无的敌方的情报员。当必须面对时，它往往是强大的；可再细细追究时，它又似乎只是幻影。

① 徐锦江，《五角丛书——话说流言蜚语》，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第35页。

② [德]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著，顾牧译，《谣言女神》，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③ [美]R. L. 罗斯诺、G. A. 费恩著，唐晖、李华、钱孟姗译，《流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第79页。

流言究竟是什么？它的生命力来源于何处？它是否真的无可匹敌？流言研究，正是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而展开。

第一节 流言的界定：经典定义及其修正

流言，《辞海》中解释为“散布没有根据的话”。谣言，则释为“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显然，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流言”与“谣言”是基本作为同义词混用的。但从构词和用法进一步解析，“流言”强调的是“流动，流散”的状态，强调信息传递渠道并不正式但流传广泛。从经典文献看，这一点已经体现出来。比如，《书·周书·金縢》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郑玄在《尚书笺》中虽然强化这则信息中的道德批判分量，斥管、蔡所言“公将不利于孺子”是“诬周公，惑成王”，但释“流言”为“放言”，并不含褒贬的意味。孔颖达疏：“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闻之，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也是强调流通而非一定虚妄。《荀子·致士》中说：“凡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憩，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而当，然后士其刑赏而还与之；如是则奸言、奸说、奸事、奸谋、奸誉、奸憩，莫之试也，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忠誉、忠憩，莫不明通，方起以尚尽矣。”在荀子看来，君子听到流言一类的言论，应当秉持谨慎的态度，令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同时认真鉴别，明智判断，赏罚得当，如此则奸人难售其奸。王先谦注：“流者，无根源之谓。憩，谮也。”“君子闻听流言、流说，则明白称誉。谓显露其事，不为隐蔽。如此，则奸人不敢献其谋也。”^① 荀子以“流”为无根源、无确证之谓，却并不认为“流言”一定是奸言、奸谋、谮讟之类。因此，流言可能为真为假，需要进一步判断。相形之下，“谣言”则更多的强调信息的真伪判断。谣言在中国史书上则有“谣诼”之称，始见于屈原的《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注云：“谣谓毁也，诼尤谮也。”因此，在定义某信息为“谣言”时，它已基本判断为“假”，如“辟谣”。而流言哄传，之所以社会影响广泛，一个根本原因是它在传播之时被人们信以为真或者至少认为被传播的信息有真实的可能性，因此，为了从学术上更确切地描述这一传播现象，在本书里，将始终将其概括为“流言”。

^①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259页。



流言，英文为“rumor”，源于拉丁文的“noise（吵闹）”和“din（喧嚣）”，^①其含义正式形成于文艺复兴时代。与古典时期罗马人既代表荣誉又有危险一面的谣言女神（Fama 拉丁文）不同，它的形象是手持双头箭的盔甲男子，最早出现在 17 世纪初塞扎尔·里帕《圣像学》一书中。它的矛盾的箭头和盔甲，代表着危险，是骚乱的象征和概念，“它不光指以潜在或紧急讯息的身份出现的谣言，同时也表示个别说话人和传播者出现在某个地方并聚成一群的时候会出现的情况。”^②

近代以来的流言研究，对流言进行了多种解释，其中最常为人引用的经典定义是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于 1947 年在《流言心理学》一书中所下的：“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们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③ [“a specific (or topical) proposition for belief, past along from person to person, usually by word of mouth, without secure standard of evidence being present”]。为阐释其定义，文中他们还对其中所概括的流言传播的几个特征进行了强调：一是“任何流言总暗含着传播一些真相的意思”，即使传播者在开头提醒说“我只是听说……”也是如此；二是“传播的媒介通常是口头语言”，基本属于人际传播，并且通常是以听传的方式进行，负责任的媒体会防止流言传播；三是将定义集中于“流言一般是特殊的和有关时事的”（a special or topical），因此，“流言通常是暂时引起人们的兴趣”，有时候同样的流言反复出现，但它们几乎都和人物或者事件相关；四是认为流言“仅在缺乏证据的可靠标准时盛行”，该标准使流言区别于新闻与科学。但是，“确实，我们不能总是很容易知道证据的可靠标准何时出现”。^④

这个定义和定义的解释是建立在对二战时期流言的研究基础和实验室方法上的，它为后来的流言研究提供了“路标”的作用，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但从后人对流言的进一步研究看，有些部分必须进行修正。

首先要注意的是传播方式，人际间的口头传播仍然是流言传播的重要方式，但

^① Ralph L. Rosnow, “Rumor and Gossip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Beyond: A Social Exchange Perspective” In “Behaving Badly——Aversive Behavior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edited by Robin M Kowalski, p202。

^② [德]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著，顾牧译，《谣言女神》，中信出版社，2004 年，第 90 页。

^③ 翻译稿来自奥尔波特、波斯特曼等著，刘水平、梁元元、黄鹏译，《流言心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序第 2 页。

^④ 奥尔波特、波斯特曼等著，刘水平、梁元元、黄鹏译，《流言心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序第 3 页。

广播、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介由于本身新闻来源和竞争的问题，在提供“可靠的依据”上不可避免地有时间差或者误判；而因特网这样的新媒介更是全面改变了人际沟通的格局，因此，在流言传播的途径中，必须把媒介传播也作为一个重要方式进行探讨。

对大众媒介而言，在强调新闻的真实的同时，也在彼此竞争着新闻的速度和深度，为新闻寻求解释。因此，从政要的蛛丝马迹去推测其地位变动，从产油国的政治状况去寻找对油价走势的判断就成为记者的经常性活动。如1975年初，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有五周末在公众前露面，于是，全世界的新闻开始刊载，“据可靠人士说”，他患上了牙痛、败血症等二十多种程度不同的疾病。^①又如，伊战结束后关于油价的新闻，尽管漫天飞舞着“据某权威人士称”，但预测的错误几乎每天发生，由于事实仍在发展中，新闻真伪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清晰，因此，报道的潜台词常常是“事实如何呢，还不清楚，但有这么几种可能性”。而在这种情况下，受众接受的其实是未经证实的消息，这就是流言。

而尽管如此，这种猜测性的报道，对于事实的揭示仍是有重要作用的，因为它常隐藏着事实的可能性。如关于伊拉克是否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英国的BBC、美国的《纽约时报》等权威媒体都花了大量的版面和时间来探讨，包括各种人的猜测和所谓的证据与反驳，乃至领导人是否有意欺骗民众接受战争选择都成为讨论的重点，其间引用的大量证据或者说法，往往无法经第三方证实（指记者只能相信被采访者的诚实，在讨论中所涉及的国家机构并未提供材料或者拒绝提供），这传播的其实是“未经证实的信息”，也就是流言。而正是这些流言，不仅成为舆论关注的目标，而且推动舆论向调查的方向发展，从而揭开了事实真相。流言在大众媒介的发酵下，威力巨大。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大众媒介试图通过公布流言来澄清事实，或者仅仅是陈述情况，却被受众理解为对流言的证实。如1973年11月，英国的《卫报》刊登了一条题为“禁止幽灵”的报道，文中写道：“英国某家研究心灵的报纸，根据治安当局的要求，停止了对爱尔兰出现的‘幽灵事件’的报道。”《卫报》的主编还说，“该事件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不正常的。如果我们刊登的话，就有可能被恐怖分子用于不良目的。”^②其实，“幽灵事件”在生活气氛正常时，可能只是谈资，但如果

^① [美] R. L. 罗斯诺、G. A. 费恩著，唐晖、李华、钱孟姗译，《流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第92页。

^② 同上书，第82页。



考虑到当时由于爱尔兰共和军的分离运动，伦敦居民生活在恐惧之中，那么就可以理解主编的话了，他担心的是报纸的报道使本想澄清的“幽灵事件”令心有疑惧的民众更加担心。

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对于流言的传播，更是具有革新意义。信息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只要鼠标轻轻一点，就可以分享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人的个体经验和感受——只要他或她也在网上就可。在这个新的个体与个体相链接的时代，在信息的传播超乎以往便捷的时代，流言在一夜间哄传世界成为了可能——作为“德拉吉报道”的牺牲品，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恐怕是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未经证实但引起舆论兴趣的猜测只有一个后果——深入调查，揭发真相。如，2003年末在国内新闻网站的各大BBS论坛上流传着一则题为“志愿军老兵沿街讨饭那一刻，我泪流满面”的文章，该文作者称其在哈尔滨某饭馆吃饭时，遇到一位老人乞讨，在和他交谈后发现，他竟然是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战士。由于文中提到的几个细节，如“两个红色塑料皮的小本，一个是复员军人证书，另一个是二等残废军人证书”，“新四军六师，就是后来的华野六纵”，获得了大量网民的认可。因为文末写道：“我没什么话说，能做的就是多多转发，仅此而已。请每个看过这个帖子的人都帮我在别的论坛上转发一次好吗~谢谢大家了~为了那些最可爱的人~我想这不算什么吧！”很多网民积极转发，形成了一股热潮。

这则流言的传播引起了民政部优抚安置局的重视。2004年2月，在经过调查后，该部门专门就此发出了公告。这就是载于政府网上的《民政部优抚安置局关于博讯网报道志愿军老兵乞讨事件的调查情况》，^①文中强调：“看到中华网中央军事频道转载境外博讯网2003年12月27日刊载的题为《那一刻，我泪流满面！——乞讨志愿军照片曝光》的未署名文章，民政部李学举部长高度重视，要求迅速查清此事。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与安徽省民政厅联系，寻找文中的老人；与黑龙江省民政厅联系，请他们到哈尔滨市经纬街的饭馆了解情况；在网上发布帖子，收集更多信息。”经查，“（1）安徽省金寨县查无此人。……安徽省民政厅研究部署，要求全省各地对二等乙级（截去一肢为二等甲级）以上伤残军人及参加抗美援朝老兵进行排查；要求金寨县上报了全县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及参加抗美援朝老兵断腿伤残人员的照片，进行详细核对；要求金寨县上报了2003年全县每个伤残军人抚恤金、保健金发放情况登记资料复印件。经初步查证，金寨县并

^① 《民政部优抚安置局关于博讯网报道志愿军老兵乞讨事件的调查情况》，<http://www.mca.gov.cn/news/content/recent/20043183531.html>。